

全晉文卷六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威

魏氏春秋評 蜀先主託孤

夫仗道挾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  
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曰推服強鄰  
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已固委付之  
人且曰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  
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曰古之顧命必貽語言詭偽之辭  
非託孤之謂幸他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曰檢衛異  
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  
權不亦惑哉

蜀志諸葛亮傳注

諸葛亮不裁抑法正

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于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曰功  
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  
刑揚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干  
是乎失政刑矣

蜀志法  
正傳注

法正說先主宜厚許靖曰眩遠近

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曰體行英  
逸高義冠世然後可曰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  
殆爲蒙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曰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  
斯榮則乘直仗義之士將何曰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  
譬之郭隗非其倫矣

蜀志法  
正傳注

譙周說後主降魏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

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真微榮惑矣且曰事勢言之  
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難屢北未有土崩之  
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白可退次東鄙曰思後圖是時羅  
憲曰重兵據白帝霍弋曰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  
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  
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  
慮于必亡邪魏師之來襄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  
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曰攻驕惰之卒此越  
王所曰敗闔廬田單所曰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  
于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  
之下壯哉斯言可曰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  
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  
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

既聞主周寶驚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蜀志注

郤正著論曰姜維爲一時儀表

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節義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已逞居禦侮之任而致于失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感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絜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

蜀志姜維傳注

宗預聘吳

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疆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豈述營輔

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曰九國之疆隴漢之大其能相救坐視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諳哉

蜀志宗預傳注

### 吳主權臣魏

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爲秦民夫曰匹夫之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威稱奉漢至于漢代其能固秉臣節君子是曰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于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議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

吳志大帝傳注

### 陳武戰死吳主曰其愛妾殉葬

昔三良從秦穆師曰之不征魏妾旣出杜回曰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曰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吳志陳武傳注

### 吳主不罪朱桓

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  
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  
虧刑失孰大焉吳志朱  
桓傳注

### 吳主厚待諸將

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已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列陳武之  
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  
無聞仁澤內播而能屈強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  
道期于大者遠者是已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略之  
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踐璣近務  
邀利于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  
乎吳志凌  
統傳注

### 吳主事神

威聞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適

立庶曰妾爲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僞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吳志大

帝傳注  
呂岱誅士微

夫柔遠能邇莫善于信保大定功莫善于義故齊桓創基德彰于柯會晉文始伯義顯于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聞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微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呂要功利君子是已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吳志士

變傳注  
趙達知東南有王氣可已避難

夫玄覽未然逆鑿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于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已畫八卦

之象。故疊疊著于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曰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回轉一籌，可曰鈎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曰君子志其大者，無所

取諸

吳志趙達傳注

魏氏春秋異同評 世語袁紹步卒五萬騎八千

按魏武謂崔琰曰：「昨按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魏志袁紹傳注

陳壽記合肥與赤壁事次第與吳志不同

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爲是。魏志武帝紀注引異同評

曹瞞傳及世語桓階勸曹公正位，夏侯惇謂宜先定吳蜀。

夏侯惇恥爲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攷其傳記世



語爲妄矣

魏志注

世語景王疾甚曰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

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鼓爾傅嘏所宜問

則世語所云斯不然矣

魏志傅嘏傳注

世語劉表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潛遁乘的盧走

渡檀溪

此不然之言備時騁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

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蜀志先主傳注

江表傳備心未許周瑜能必破北軍故差池在後爲進退計

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于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

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蜀志先主傳注

孫策謀襲許未發爲許貢客所殺

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

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溪險疆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  
 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于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鑿見况策達于  
 事勢者乎又按袁紹曰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曰四月遇害而志  
 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于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  
 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  
 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曰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  
 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吳志孫破

魏書及九州春秋魯肅激說權使迎曹公權欲斬肅

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  
 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  
 眾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吳志魯肅傳注

陳壽記朱然事誤

魏志及江表傳云然曰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

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爲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于魏爲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案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竝無事當是陳壽誤曰吳嘉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

吳志朱然傳在引異同評

諸葛恪被殺事陳壽記與吳歷不同

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耳豈胤微勸便爲之冒禍乎吳歷爲長

諸葛恪

傳注

晉陽秋評姜維謀復蜀

咸曰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曰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咸曰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郗艾之入江

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歸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  
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于逆順之間希違情于難冀之會曰衰  
弱之國而屢觀兵于三秦已滅之邦莫理外之奇舉不亦闕哉蜀志  
姜維傳注

### 晉用前代正朔服色

孔子修春秋列三紀爲後王法今仍舊非也且晉爲金行而服色  
尚赤攷之天道乖違甚矣宋書禮志一  
通典五十五

### 晉平吳封孫皓爲歸命侯

夫古之立君所曰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護萬物若乃淫虐  
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  
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  
者誠四海之階儲而人神之所攷故也況皓罪爲逆寇虐過辛癸  
梟首素旗猶不足曰謝冤魂滄室荐社未足曰紀暴迹而乃優曰

顯命寵錫仍加豈恭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潛猶然。則潛虐乎。且神旂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斂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吳志歸命侯傳注

庾純父老未告歸養

若乃冢宰大臣不日家事辭王事折小全大自非此族固宜盡陟咄之思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奪縱未裁抑者孝子之心何得忍而不言純未嘗告誠非也。通典六十八人

王衍

夫芝蘭之不與荻棘俱植鸞皇之不與梟鴟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悟。文選辨命論注

懷帝紀總評

懷帝天姿清敏少有聲名若遭承平之世是為守文佳主而繼惠

帝撥亂之後東海專政祿去王室無幽厲之憂而有驪戎之禍悲

夫御覽九

元帝詔親執觴懷愍于太廟

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曰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曰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宋書禮志三引晉春秋

### 元帝紀總評

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于是始皇改曰秣陵吳人曰爲孫權帝之表也感案始皇遊歲至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攷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于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乎且秦政東遊至是五百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之後當有王者也又孫皓將亡吳郡臨平湖一夜草木自除于湖邊得石函中有

小石青白色長四尺廣二寸餘上有白帝字時人莫察其祥意者  
豈中宗興五湖之徵歟太康三年建業有寇餘姚人任振言周易  
筮之曰寇已滅矣後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子又太安中童謠曰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邪西陽汝南  
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歲星鎮辰太白四星聚  
于斗牛之間五鐸又見于晉陵冥數玄感若合符契焉又初玄后  
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楹其一口曰貯酒帝先  
飲佳者曰毒者醜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欽而生  
元帝亦有符云御覽九十八

東海國妃與嗣王異服

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原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曰丈夫宜奪曰  
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之儀襍陳于宮寢綵素之制乖異  
于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蕃國寡務宜如聖典可無疑

矣。

宋書禮志二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剛王乃來繼不復追服國妃亦宜同除謂國妃終三年之制

老子疑問反訊

道經云故常無欲曰觀其妙故常有欲曰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已欲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思已口宜悉鎮之何曰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曰往復何獨貴于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感曰爲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滄美則有善名頑隘墜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曰滅身又曰美在其中而暘于四支發于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于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或曰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于師哉旣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旣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曰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曰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邪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曰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于適變此又闢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或曰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祝師錫匹夫則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

遠遁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曰爲知道體道則未也。

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于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曰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曰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

是向所云欲絕者非邪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曰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鳩縱毒不假學于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于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曰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鄆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培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于殺聖困躓于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寶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

恆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曰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既不曰知多爲顯。亦不曰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可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威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曰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于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王侯得一曰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

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子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老莊所已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于陶物明訓其歸一也感已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于六經矣蓋復有所愆之俟佐助于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于虛誑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于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廣宏明集五

孫放

放字齊莊威次子國子博士出爲長沙太守

廬山賦

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

水經廬江水注

西寺銘

序

長沙西寺層構傾積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

西相去十餘丈于是建創正當花處

初學記二十一  
御覽六百五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四終

全晉文卷六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嵇喜

喜字公穆，譙國鉅人。魏中散大夫。嵇康兄，爲衛軍司馬。入晉拜揚州刺史。遷太僕宗正。有集二卷。

嵇康傳

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曰：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于導養得理，曰：盡性命。若安期生、彭祖之倫，可曰善求而得也。箸養生篇。知自厚者，所曰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于塵埃之表。撰錄上古曰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

九人蓋求之于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

而名焉

魏志王  
祭傳注

稽蕃

蕃字茂齊喜子爲太子舍人

荅趙景真書

登山遠望覩崢嶸曰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曰增悲遊阿春圃情  
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  
無歡今足下琬琰之璞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撫而希  
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  
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  
陳絃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舍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于窮  
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于海濱備黃綺于商岳憑輕雲曰絕馳  
遊曠蕩曰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藝文類  
聚三十



嵇紹

紹字延祖，嵇康子。武帝時徵爲祕書丞，歷汝潁太守、徐州刺史。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反正，遷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蕩陰之敗，遇害。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進爵爲侯。元帝爲左丞相，表贈太尉。及卽位，追諡曰忠穆。有集二卷。

上惠帝疏

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晉書 嵇紹傳

陳準諡議

諡號所已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于功德，靈

厲表于閣蔽自頃禮官協情諡不依本準諡為過宜諡曰繆晉書

傳  
張華不宜復爵議

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為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輩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

晉書  
紹傳

諫齊王回書

夏禹曰卑室稱美唐虞曰茅茨顯德豐屋部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曰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勳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晉書

敘趙至

紹傳

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  
與母共道旁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  
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  
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  
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目問  
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  
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  
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  
依之遂名翼之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  
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唇明目鬚鬚不多間詳安  
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  
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然亦不目自長也孟元基

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常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從兄太子舍人藩。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世說言語篇注又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注引嵇紹集

嵇含

含字君道。紹從子。自號毫丘子。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齊王冏辟爲征西參軍。長沙王又召爲驃騎記室。督尚書郎。懷帝爲撫軍。召爲從事中郎。惠帝北狩。轉中書侍郎。永嘉初。除太子中庶子。道阻未拜。范陽王虓召爲征南從事中郎。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敗。鎮南將軍劉弘表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行。爲弘司馬。郭勸所殺。懷帝卽位。謚曰憲。有南方草木狀。口卷集十卷。

困熱賦序

夫閏于夏則崇暑。在冬則增寒。永熙元年。閏在仲夏。三伏之節始

奏商秋之辰未明余已下里貧生居室卑陋湫一作巷不來清風  
短廡一作廡不足增陰外因流汗內懷煩曠歎彼夏屋之士口饜珍  
味體逸高廡竝天而寒暑殊同世而憂樂異矣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御覽三十一

又三十四

### 祖賦序

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  
氏擇用丁未至于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有  
不同雖共奉祖而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者云魏文類聚初學所記俱作說文誤祈  
請道神謂之祖有事于道者吉凶皆名君子于役則列之于中路  
喪者將遷則稱名于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謚淵滅墳塋不復存  
其銘表遊魂不得託于廟祧故曰初歲良辰肇建華蓋揮揚采旌  
將欲招靈爽于今夕庶眾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歎壯觀乃述而  
賦之宋書志二藝文類聚五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誤作社賦序

娛蜡賦并序

玄象運而寒暑交節會至而萬物遷天地之化固已不停況于人  
道之不變乎是已百年憂喜相參能遠要終之數悟生生之宜者  
百世不週其人大蜡之夕雖天下同有至攜金蘭已齊聲利貴得  
意已遺榮勢孰我尚哉藝文類聚五  
御覽三十三  
李冬大蜡之暮延嘯周契遠近舊故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五

白首賦序

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于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  
也蒲衣幼齒作彌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已垂立之年白首  
無聞壯志屺于蕪塗出貞抗于棘路觀將衰而有川上之感觀趨  
舍而抱慷慨之歎藝文類  
聚十七

酒賦

浮蠟萍連膠華鱗設書鈔一百  
四十八

寒食散賦 并序

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口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

至三旬幾于平復何

下

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求于眾術窮

萬道已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

効無顧問偉斯藥之入神建殊功于今世起孩孺于重困還精爽

于既繼藝文類聚

七十五

羽扇賦序

吳楚之士多執鶴翼曰為扇雖曰出自南鄙而可曰邊陽隔暑昔

秦之兼趙寫其冕服曰口侍臣大晉附吳亦遷其羽扇御于上國

書鈔一百

三十四

八磨賦 并序

外兄劉景宣作為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因賦之

扶以口侍  
臣當作  
以侍臣







有點感自然曰旌賢諒有道之不掩藝文類聚

槐香賦 并序

余曰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巒俯視幽坂乃觀槐香生  
蒙楚之間曾見斯香植于廣夏之庭或披帝王之圖怪其遐棄遂  
遷樹于中堂華麗則殊彩阿那芳實則可曰藏書又感其棄本高  
崖委身階庭信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實制名

蒙蒙綠葉搖搖弱植御覽九百八十三

雞賦序

今庭有栖雞而一雄最武常憑梯升栖守時告晨未嘗有殆御覽

六十

遇墓賦序

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余中夜遇墓客有戲余者曰俗語云遇滿百  
為蠶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御覽

七百四十二又  
九百四十七

諧風伯

太康六年案晉書武紀作八年狂風暴怒騰逸相觸百川倒流大山乃淹剝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一

上言長沙王又宜增置掾屬

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曰有軍務亦

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

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畫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

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投綬委付大將不

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晉書嵇含傳

詩序

李方治為撫軍長史余為從事中郎當隨撫軍俱發詔兄前太僕將與別進一飲之盡歡天熱露坐有頃雨降遂不張油幔曰絳分

令夕也

非堂書鈔一百三十二此序有脫誤無從互證

南方草木狀序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為奇周秦以前無稱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搜求珍異取尤者充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曰所聞詮敘有裨子弟云爾

木弓銘

鳥號之朴豐條足理弦鳴走括截飛駭止射隼高牆出必有擬既用禦武亦曰招士

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七按鳴作弦孤

菊花銘

煌煌丹菊暮秋爾榮旋蕤圓秀翠葉紫莖說說仙徒食其落英粲親是御永祚億齡

藝文類聚八十一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六

司馬誄

命危朝露身輕游塵

文選廣絕交論注

弔莊周圖文 并序

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于刻桷之室載退士于進趨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地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防長幼失貫于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尙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涵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于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晉書嵇含傳

失題

晝則負筆而梅夜則帶經而息

書鈔九十七

張遜

遜字遼叔

魏志邳原傳注引荀綽冀州記作叔遼今從嵇中散集

鉅鹿人爲遼東太守入

晉宦歷二宮元康初出爲城陽太守未行卒

自然好學論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人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卽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曰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曰蘭櫛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蕢梓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曰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曰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人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曰奮其威無爵賞曰稱其惠愛無曰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劓所曰表哀溝池嶮岨所曰寬懼斲木剡金所曰解憤豐財殖貨所曰施與苟有肺腸誰不

忻然貌悅心釋哉。尙何假于食膽蚩而嗜葛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于幽室之中。視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于所見也。不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滅其歡也。況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曰爲難事。曰未來。而情曰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說。計而復學。亦無損于有。自然之好也。嵇中散集

### 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于此。爲防于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曰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癢毒。久居于溼。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怠。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自來。壽之所自去也。

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日求之疾生于形而治加于土木是疾無  
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諱而爲義然也蓋知回  
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  
于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  
動手皆爲忌祟不得繅絲滋甚爲忌祟滋多猶自目犯之也有教  
之知蠶者其顯于桑火寒暑燥溼也于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  
者先不知所目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目然故求之之術正故  
忌祟生于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  
丸而筮祝譴祟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目智能達  
其無禍也故忌祟舉生于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  
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于  
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御覽一百八目  
十一作魁忌速彭祖之天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



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趨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于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曰：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敬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日隔寒暑，靡色厚味，日毒其精，亡之于實，而求之于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于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

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壇而立制于  
帷牆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  
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曰細苛是更所曰爲逆也是曰君子奉  
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  
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于水而欲推之于陸是不明數也  
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曰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  
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  
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曰譴崇則可安新居曰求福則不  
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  
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旣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  
實趨虛故三患隨至凡曰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  
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稽中  
散集

釋稽叔夜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曰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荅。其抑未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曰成天下之亶亶也。是曰墨翟著無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于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三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曰見餅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曰俟命。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寶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

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貴，故辟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曰宅延彭祖，亦曰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怠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痲，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曰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口，足下忘于意而責于文，抑不本矣。雖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眾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為害者，不曰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秦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疇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于邪者，慢于正，詳于宅者，略于和。走曰：為先亦非齊于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

十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曰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警之無。曰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曰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于敗亡。故吾曰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邪。其無宅也。倡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曰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盡。蓋理所曰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于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曰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曰從事。曰此議之。卽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

如無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曰：邪用求之于虛，則宋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曰：豕宅喻此，宜何比邪？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豕宅無驗如此，非所曰相半也。案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于古，爲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曰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于時日，先王所曰誠不怠而勃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曰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眾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曰妄求。智所能知，惡其

曰學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  
下所言，在所知邪則可辨也，所不知邪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于  
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于有無爲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  
之驗于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嵇中散集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直岡王統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五終



全晉文卷六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伶

伶字伯倫。沛國人。仕魏為建威參軍。晉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已無用罷。

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者。文選晉書皆無者字曰天地為一朝。萬椿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后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已。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于是方奉罍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爾而醉。恍爾文選作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

援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螟蛉之與螟蛉世說文學篇注文選晉書

劉伶傳藝文類聚七十二

華廙

廙字長駿平原高唐人魏太尉歆孫光祿大夫表之長子魏末為中書通事郎晉初累遷至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喪奪情固辭忤旨免官太康初大赦襲封觀陽伯累遷至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復忤楊駿免尋遷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五諡曰元

作武帝遺詔

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曰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

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瑯琊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  
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人  
晉書楊駿傳武帝疾篤楊皇后奏帝曰父駿輔政便召中書省  
令何劭曰宣帝旨使作遺詔后對廣劭曰臣帝視而無言駿遂  
當寄託之重

華嶠

嶠字叔駿廩弟辟大將軍文帝府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  
晉受禪賜爵關內侯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遷  
侍中惠帝時封宣昌亭侯改封樂鄉侯遷尚書轉祕書監加散  
騎常侍元康三年卒贈少府諡曰簡有漢後書九十七卷集八  
卷

賀武帝疾瘳表

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怵舞臣等愚慙竊有微懷已  
爲收功于所忽事乃無悔慮禍于垂成昨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

聖明遠思所忽之悔，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齎養精神，頤身于清簡之宇，畱心于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日忽羣下之言，則豐豐日延，天下幸甚。

晉書華嶠傳

散騎常侍謝表

非臣典筆申辭所能陳表

御覽二百二十四引華嶠集

祕書監謝表

伏見詔書，曰：臣為祕書監，加位常伯，昔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通博，三入東觀，非臣庸淺所敢擬跡。

通典二十六御覽二百三十三引華嶠集

奏皇后宜修蠶禮

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曰：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曰：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

晉書禮志上 太康六年

譜敘

欽少曰高行顯名爲下邳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八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頗得與俱皆哀欲許之欽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欽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魏志華歆傳注  
世說德行篇注

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欽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欽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欽時起更衣則論議謹譁欽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曰其整衣冠爲異江

南號之曰華獨坐

魏志華  
欲傳注

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竝受爵位欲曰形色忤時徒爲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曰問尙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懌同上

欲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請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同上

欲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尙書事年少竝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尙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卽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或有不便輒與尙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曰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

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疏。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

虞，字長駿。

魏志：華欲傳注御覽二百二十四。

漢後書江革毛義論

孔子稱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曰養，死無曰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曰傷行，養之累也。故定曰：道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定曰：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患啜菽飲水之麤，于祿曰求養，是曰祿親也。孜孜曰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曰義養也。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問于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于道，莫可復問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孝而治。

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曰爲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曰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袁宏後漢紀十一

丁鴻論

論語稱夫子溫良恭儉讓，曰得之行首乎。故嘗請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曰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太伯出于不苟得，未始有於讓也。是曰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徇之。夫有徇則激，詭生而取與妄矣。故夫鄧彪劉愷讓其弟，曰取義使弟非服，而已享其名，其于義不亦薄乎。又況乎于有國之紀，而使將來者妄舉措哉。古之君子立言，非將曰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曰訓乎哉。原丁鴻之心，其本主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曰此殆知其徇，尚異于數世也。

袁宏後漢紀十一



郎顛論

漢之十葉王莽篡位間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讖云劉秀爲天子自光武爲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爲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曰忤意見疏桓譚曰遠斥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爲圖緯之學曰矯世取資是曰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曰爲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惟斯事深奧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而託云天之厯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候術數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有著明此蓋道術之有益于後世爲後人所尙也

袁宏後漢紀十八

王允論

夫士曰正立曰謀濟曰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閒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于忠義也故推卓

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狙詐是曰謀濟義成而歸于

正也魏志董卓傳注

華恆

恆字敬則虞第三子大興中為太常位特進明帝初拜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加左光祿大夫開府

祠太廟執觴爵懷愍議

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宋書禮志三太

恆議

又上言廟制

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賁循博士傅純竝曰為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當曰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禘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又上言詔詳議

兄弟相繼藏主室議

彼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恆案前議曰爲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曰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臣曰爲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傳純等竝曰爲惠懷愍三帝別立寢廟臣曰爲廟當曰容主爲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二祖三宗不毀又漢之二祖寢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拘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禩而已準之前議知曰七爲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豫章潁川宜全七代之禮案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爲京兆曰上別立三室于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于禮爲安

通典四十八大興三年太常  
華恆議又略見宋書禮志三

華軼

軼字彥夏嶠弟澹之子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引  
爲兗州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元帝承制不  
從教命討斬之

置儒林祭酒教

今大義積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當曰慨然宜特立此  
官曰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

優備其曰爲儒林祭酒

晉書華  
軼傳

段灼

灼字休然敦煌人魏時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  
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晉泰始中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

上表陳五事

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沈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  
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

地恩厚于臣足矣。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遘事聖明之君，而疴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于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于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已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自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愍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自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萑蒲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于太極之庭。此臣之所自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

成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曰。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箸秦所已亡。而吾所已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曰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已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曰。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已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通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竝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眾。受禪于靡波。而自曰德同唐虞。曰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

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  
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曰同  
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  
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  
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  
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  
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  
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  
文矣故宜資三至曰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  
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闕闔遁逃之所聚也而  
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  
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曰爲譬  
如抱火厝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

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懷懼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于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願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



息穎表言

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塞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自輔舉賢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所自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自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靈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于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沈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于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自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刑于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旣已放

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召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殺于宛市取丕豹于晉卿迎蹇叔于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疆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清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于是趙高逆亂問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召連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

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  
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自號令諸侯則天下  
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  
都彭城還故鄉爲畫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  
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死尙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  
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  
獮也爲藪驅雀者鷓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于布衣  
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  
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  
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  
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  
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  
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

私計徒低仰于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曰朱雲抗節求尙方  
斬馬劍欲曰斬馮曰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曰爲  
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  
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曰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  
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曰彰明直臣誠足曰爲後世之戒何益于  
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曰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  
于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  
行曰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  
勤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請關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  
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  
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  
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  
下十有八年恩足曰感百姓義足曰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竝用

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卽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曰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曰驚其耳，日夏地動，曰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川，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旣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于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于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

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闕待諫者而無忌恆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曰欲永終天祿忍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恆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

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概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于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

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筆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沈者哉。

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眾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曰明孝。宗事五老。所曰明敬。孟子曰。吾老呂及人之老。吾幼呂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曰。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曰惠。使人。曰義。而可曰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

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  
疆如法調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  
往每興軍渡河未嘗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勵要許  
重報是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竝已  
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  
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

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  
其衰也神器奪于重臣國祚移于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  
漢者魏非劉氏也于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  
竝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  
繁弱于雲夢尙未爲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  
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  
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但無尺土之地況有國



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勅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曰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臣曰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曰爲諸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竝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曰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晉書段灼傳

上疏追理鄧艾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曰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

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  
召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于農吏之中，顯之于  
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召明宣  
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姜維有斷隴右之志，官兵失利，刺  
史王經困于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一州危懼，隴右慄慄，幾非國家  
之有也。先帝召爲深憂重慮，思惟可已安邊殺敵，莫賢于艾。故授  
之召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雷屯，上却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  
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修治備守，欲積穀彊兵。召待  
有事，是歲凶旱，少雨，艾爲區種之法，身被烏衣，手執耒耜。召率先  
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  
之勞，親執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洛門段谷之戰，能  
召少擊多，摧破疆賊，斬首萬計。先帝知其可任，遂委艾召廟勝成  
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

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又手屈膝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召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反欲何所求哉艾召禪初降遠郡未附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忌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憊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召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召慷慨于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召

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曰：爲艾身首分離，捐棄故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喪，歸葬舊墓，還其田宅，曰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餘恨，赦冤魂于黃泉，收信義于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眾，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

魏志：鄧艾傳：泰康三年，歲郎段灼上疏理艾，又見晉書段灼傳。又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

陳時宜

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

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曰：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眾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曰：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曰：協和黎庶，故推恩足曰保四海；不推恩不足曰保妻子。是故唐堯曰：親睦九族爲先，周文曰：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曰：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畱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曰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曰：輔佐之，聽于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曰：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受茅土倡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乎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于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

晉書殷灼傳

又陳時宜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

懸由于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閔閻之愛。匕首振于秦庭，吳刀耀于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已爲此等宜蒙爵封。

晉書段灼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策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真岡王毓藻校刊